

##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交往的安全化

吴澄秋\*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交往的安全化》，是我和我的学生曲荣昊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今天的发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太平洋岛国的一些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第三部分介绍相关的安全化理论，最后关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交往的安全化问题，分析是如何被安全化的。

首先，太平洋岛国主要分布在三大群岛上，即美拉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波利尼西亚群岛，包括 14 个国家与其他的领地，面积较为广阔，分布在 3 000 平方公里的海洋上。其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斐济、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汤加、瓦努阿图等 10 个国家。同时，还有 4 个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包括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图瓦卢等。

中国实际上很早就与某些太平洋岛国建交，经济上的交往也比较久远。例如，2006 年，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建立，2013 年，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举行。2006 年至 2013 年期间，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有大量的投资与 90 多个合作项目的援助。澳大利亚是对太平洋岛国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澳大利亚也是对太平洋岛国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认为太平洋岛国是它的后院。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援助从 2011 年到 2015 年呈增长态势，2015 年达到顶峰，2015 年至 2017 年呈下降趋势。美国传统上和太平洋岛国有长期的交往与合作。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澳新四国中，2015 年中国已经超越澳大利亚，成为太平洋岛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双边贸易量也在 2015 年有所增长。同时就贸易平衡而言，

---

\* 吴澄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基本上都是顺差,而澳大利亚基本上都是逆差,但中国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仅次于巴拿马的世界第二大船舶注册国的马绍尔群岛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船只有关。

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学者有 Barry Buzan、Ole Wæver 等。他们认为,安全是一种言说行动(speech act),安全不是天然的,不是给定的,安全化就是精英或国家行为体把某个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话语过程。安全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化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称为安全化。通常安全化具有四个要素,包括行为体(actor)、威胁(threat)、指涉对象(referent object)和观众(audience)。通过言语或行动发起安全化过程的行为体认为某个东西是威胁,包括物理上的或理念上的威胁,威胁到了行为体的某项利益,即某指涉对象受到威胁。安全化的言语行动通常存在某些目标受众,即行为体关于安全威胁的言说的对象,目标受众需要理解或接受某类议题是否是安全威胁。这样的整个过程就是安全化。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交往的安全化过程也是由这几个要素构成的。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传统国家是安全化的主要行为体,它们的言说认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构成了安全威胁,尽管很大程度上双方只是经济交往。在它们看来,区域经济、民主意识形态与内政等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的言说行动的受众包括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传统国家的国内民众、东南亚国家与国际社会。传统国家向这些行为体传递安全化的话语。安全化的具体话语过程包括:宣传中国的投资项目造成债务陷阱。中国与某些国家的交往造成军备竞赛,如果中国与特定国家存在安全合作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就可能会受到威胁,从而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宣称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会阻碍民主,影响这些国家的内政,因为中国给这些国家的援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区别于澳大利亚、美国等国。这些国家的对外援助基本上都有附加条件,双方之间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交易。例如,澳大利亚常常会把非法移民收容中心设在太平洋岛国。

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的安全化过程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尤其是近些年来中澳关系的恶化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澳关系恶化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问题。很多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存在已经威胁到其的身份认同,威胁到长期以来的国民心态。这导致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很多关于中国人如何

干涉澳大利亚内政、如何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的言论,尤其是在2017年之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甚至宣称,如果两岸发生战争,澳大利亚也要参与进来援助台湾。以前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的言论。这样的国际背景导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被进一步安全化。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交往的安全化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很多情况下太平洋岛国是被沉默的,它们自身的话语权很少。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话语不平等。中国的外交行动也被澳大利亚等国污名化,难以避免地构成一种安全化的“回响”。而有意思的是,这种安全化的过程也带来中国的回应,并对这种安全化过程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例如,2022年4月19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合作框架协议。2022年5月,王毅国务委员对南太平洋地区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这在澳大利亚的国内选举前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应,当时反对党工党的影子内阁的外交部长黄英贤甚至说“这是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外交政策的最严重失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成为一个安全化议题,并变成选举中工党批评保守党的一个议题。她就任外交部长后已经多次访问太平洋岛国。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安全化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动态化的过程。